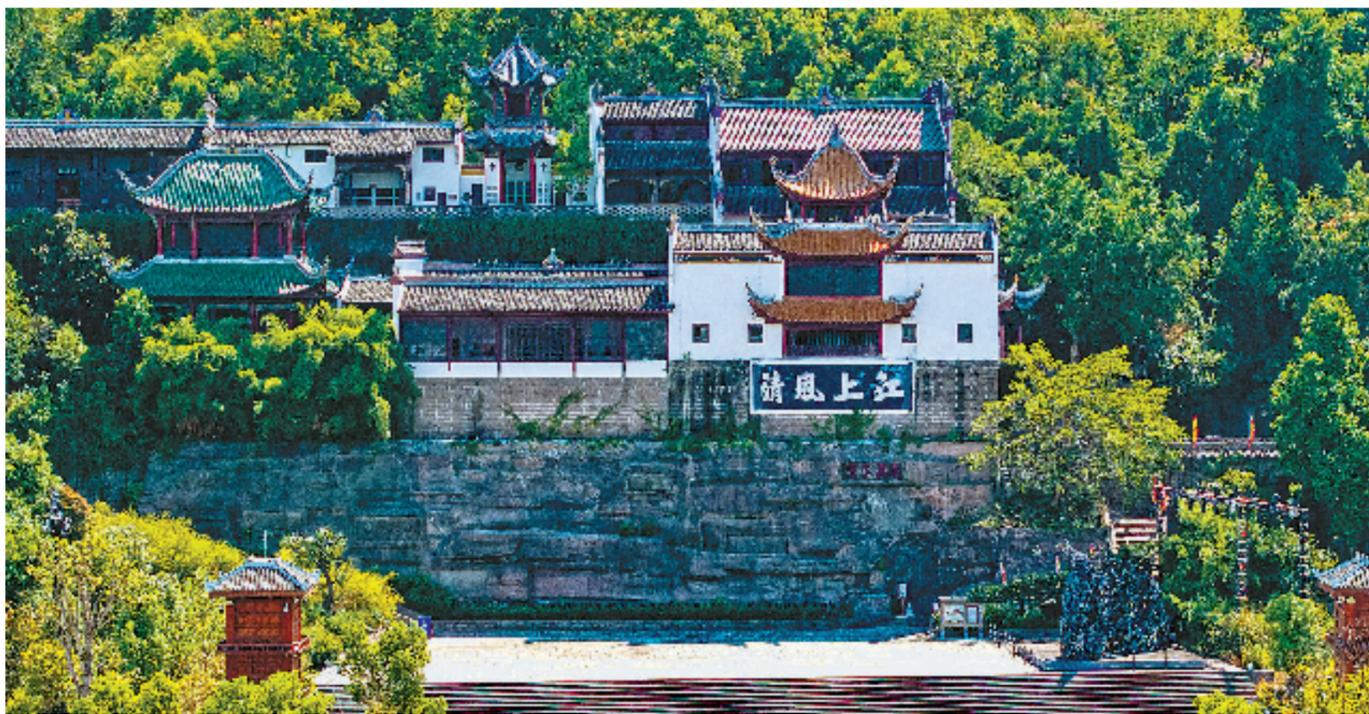


最贵“三峡移民”重庆云阳张飞庙—— 何以让精神文化生生不息



江畔绿树丛中的云阳张飞庙气势恢宏。

本报记者 彭鹏 摄

错落、独具一格,有雄奇亦有俊秀。行走在“巴蜀胜境,文藻胜地”之中,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逸兴遄飞。

刘、关、张桃园三结义的雕塑,三人神态栩栩如生,意气风发,背后是一片桃花灼灼。正殿里的张飞铜像,刻画出张飞的威严神韵,仿佛正在为蜀汉江山、百姓安居乐忧思。鞭打都邮、义释严颜、大战长坂坡及阆中遇难泥塑,更是让人遐想三国风云。那年桃花盛开,三兄弟桃园结义,立下同生共死的誓言,而三国后期,刘关张三人的命运,最终都与长江牵

连,张桓侯庙里忠勇好义的传说流芳千古。

从古至今,历代名流学者往返张飞庙不绝,不仅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,更有众多书画、碑刻珍品。

书画迷们无不惊叹这里的诗词、歌赋、书画、碑刻作品如此之多,竟多达600多件,可谓名家圣手,流派纷呈,各领风骚。木刻颜真卿书《争座位帖》等,每一件都是历史的见证,值得细致品味。

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便是“三绝

碑”——庙内现藏的《前后出师表》石刻,内容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诸葛亮所著,由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手书。清末著名雕刻师何今雨耗时540多个日夜精雕细刻而成,这也是何今雨生前最后一件作品。因此,这件作品有“文章绝世、书画绝世、雕刻绝世”的“三绝”之盛誉。

在院中石壁上,我们还注意到一条记录1870年特大洪水的水位线,这是长江水位记载中最高的一次。陈昫说,当年论证修三峡工程的时候,这个水位线

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。

有人不禁会问,在浩大工程之下,一座古祠庙花费如此大的代价搬迁,是否值得?

回溯从前,长江经常洪水肆虐。行驶于长江上的船工们饱受其苦,峡江人民渴望有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寄托,张飞英勇无畏的气概,理所当然成为当地人的精神支柱。“威名垂万古,勇力冠当时。回首三分国,何人赋黍离。”正是人们对张飞庙的描述。

云阳人民对张飞的崇敬亘古未变。

“他是云阳人心中的张王菩萨,这里也永远是大家崇拜张飞的地方。每年农历八月二十八,是张飞庙一年一度的庙会。前来祭拜张飞的当地百姓人山人海,络绎不绝。”在陈昫看来,张飞庙已是当地重要的民俗文化现象,成为当地老百姓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。

“从前,云阳人出船前,都喜欢来此处祈求行程顺利、平安。而今天的云阳人,喜提新车、新航启程,也都会到这里放一挂鞭炮,转上一圈。”从这个角度来说,张飞庙早已具有超越祠庙本身的象征意义。

如今,这座千年祠庙也不断在世人面前焕新。

当我们登高远眺,江上风清的千年古韵扑面而来,颇有震撼之感。耳畔仿佛响起那首著名的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: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,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”

几名游客正在拍照留念:“以前我们只是过来祈福,现在祈福后也会四处走走转转,在景区内感受三国文化的氛围。”

作为长江三峡黄金旅游带重要景点之一的张飞庙景区,在弘扬和传承文化的同时,也极大促进了云阳旅游发展。9月下旬,张飞庙广场前,搭建了一处颇具现代意味的舞台造景。陈昫表示,这是源自张飞战马的造型,在别具一格的舞台上,将举行一场以桃园结义故事为背景的演出。

以创新的表达致敬传统文化,张飞庙正在成为一个文旅融合的全新场域。

如此,一座祠庙不惜代价、整体搬迁的意义,已然彰显。古建筑遗址与珍贵文物保护的背后,更多文化精神的价值,将在往后的岁月里生生不息。

(本报记者 方力)

走进青海省博物馆——

这件玉琮“撞脸”良渚玉琮

“这件玉琮,和良渚的玉琮很像哦。”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走进青海省博物馆。面对着琳琅满目的文物,这件小小玉琮,最先吸引我们的眼睛。

因为太熟悉了。官方的介绍是这样的:公元2000至3000年前,青铜时代,高7.9厘米,宽5.2厘米,厚5.2厘米。

我们对玉琮最眼熟,是因为5000多年前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,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玉琮。这种外方内圆的器物,有着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。而良渚玉琮数量最多,器型最大,形式多样,从一节到十几节的都有,几乎每件都有纹饰,制作极为精美。

在曾经火爆一时的南京博物院“玉润中华”展上,良渚玉器就是“顶流大户”,玉琮就展出了多件。

这次青海省博物馆里的“青海历史文物展”,有参展文物600余件(套),其中一级文物152件(套)。

在青铜时代早期,齐家文化就出现玉璧、三璜联璧、玉环、玉瑗、玉刀等具有礼仪性质的玉器,但呈现的是“重璧轻琮”的地域特色。

那时,玉礼器在整个社会观念中占

有重要地位,原始宗教礼仪活动已经成熟。玉礼器的出现受到中原陶寺文化、二里头文化的影响,说明在4000年前,齐家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存在密切交流与互补关系。

中原地区的玉制礼器向齐家文化输出,同时,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玉料输入,并影响到中原地区的玉器文化,形成早期的玉石之路。学界观点是,在新石器时代,北方以红山玉文化为代表,南方以良渚玉文化为代表。这一北一南,最后都汇入中华玉文化的主流,让玉文化从远古走来从未中断。

不过,青海省博物馆的这件玉琮不算太有代表性,一件四孔玉刀,更能代表齐家文化。

它长54.5厘米,厚1.0厘米,宽端10.3厘米,近背边缘有排列整齐的4个圆形穿孔,无使用痕迹,通体磨光。玉刀是齐家文化常见的玉器,形制有单孔、双孔、三孔和四孔,大小和玉质好坏有别,但都工艺精湛。如此大而薄的玉刀,制作工艺是非常复杂的。

当然,在遥远的过去,普通人是无法拥有玉刀的,所以这块玉刀是权力的象征或者是祭祀物品。

“据近些年的考古发掘,齐家文化的海藏遗址、娘娘娘娘遗址、喇家遗址出土的玉料和边角料与西城驿文化遗址出土的属同一时期,说明在距今4000年至3000年前后的齐家文化时期,在河西走廊存在大规模的玉矿开采、运输、加工等手工业生产。甘青地区的玉文化是从东部和中原地区引进的,这促进了甘青地区玉矿的开发利用。”青海省博物馆副研究员李积英介绍。

在桐乡市博物馆,也收藏有一件玉刀,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刀。

一件玉琮,一件玉刀,我们可以推测,长江的上下游、中游乃至下游从远古时代就有文化交流活动。我们好奇的是,在水陆交通不发达的几千年前,古人是怎样进行交流的?而且能确保信息没有流失,做到如此一致?正是因为这样远隔千山万水的文化交流,才促成了长江沿岸不同地区取长补短,最终造就了波澜壮阔的长江文化。

(本报记者 史春波)



扫一扫 看视频



位于修水县杭口镇双井村的黄庭坚像。

本报记者 徐添城 摄

打开地图,在以江为名的江西,“长江之臂”鄱阳湖如明珠闪耀。修水是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,流经江西超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最终汇入长江,归于大海。在长江的孕育下,修水之畔,名家辈出,被世人称为“诞生文化奇才的地方”。其中,北宋著名诗人、江西诗派“开山之祖”、大书法家黄庭坚就出生于此、埋葬于此。

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驱车数小时,翻山越岭,来到位于修水上游的修水县杭口镇双井村,探秘影响中国诗坛900余年的江西诗派的缘起。

双井村带给我们的第一个震撼是,“有宋一朝”“黄氏一族”“一区一村”。这里昂首走出48位殿试进士,号称华夏进士第一村。黄庭坚祖父辈十兄弟更是先后进士及第,世称“十龙”。

黄庭坚故里的工作人员梁欣苗告诉我们:“双井村书院文化发达,世代相继。而双井黄氏的兴盛,特别是黄庭坚的出现,既有家教、家道、家风的后天训导,更赖重孝悌、尚清廉、肯创新的内在动力。”

魁星阁坐落在杭山的山腰之上,高大而威严。长长的白色台阶从山脚直通那里。魁星阁内,介绍黄氏家族的各个杰出人物,其中最著名的还是当属诗文“笔势奇纵”的进士黄庭坚。

在山腰一览修水的优美自然风光,这里不仅有东浒寨、布甲溶洞等胜景,更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。或许正是有如

此灵山秀水、人文奇观为基石,黄庭坚7岁便能写出清高自赏、不与俗同流合污的《牧童诗》,向着在牛背上横吹短笛的牧童说:“多少长安名利客,机关用尽不如君。”8岁便能写出“若问旧时黄庭坚,谪在人间今八年”之句,称8岁的自己是在人间逗留的谪仙人。黄庭坚日后书写的《御制戒石铭》:“尔俸尔禄,民膏民脂;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。”在如今修水县的许多政府部门里都能看到。

1059年,年轻的黄庭坚走出双井村,踏上淮南游学之路,一颗新星也在北宋文坛冉冉升起。

“落木千山天远大,澄江一道月分明”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……这些绝妙好诗被世人吟诵千年。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歌流派“江西诗派”也逐渐形成,开启了影响中国诗坛900余年的辉煌历程。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中,陈师道、潘大临、谢逸、洪刍、饶节等大诗人均位列其中。

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夏汉宁认为,在欧阳修、梅尧臣、苏东坡等高峰林立的北宋诗坛,黄庭坚从诗歌规范、学问功底等方面“另辟蹊径”,强调“无一字无来处”,即在诗歌创作中提倡化用经史、诗赋词语或句。

故而,江西诗派追求“夺胎换骨”“点铁成金”“以故为新”。其后,不仅南宋诗人或多或少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,宋代以后的中国诗歌创作中,黄庭坚和

江西诗派的诗歌也成为许多诗人学习的“入门教材”。

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胡迎建说,为何众多诗人师法黄庭坚?由于苏东坡才气横溢,挥洒自如,有如神行一片,非人力可致,所以向他学诗的人不多。而黄山谷(黄庭坚别名)诗全由学力,有迹可寻。加以他乐于传授诗法,人亦愿从之学,故成就后生不少。他们交游频繁,作诗唱和,切磋诗艺。这也是诗派形成、传承并扩大影响的重要原因。

清代,曾国藩提倡学黄山谷,一时间宋诗呈复兴之势。五十年后,又形成同光体诗派,其中的赣派诗人众多,远承江西诗派。

从黄庭坚诗歌人生的构想中走出,我们绕过高峰书院,黄庭坚墓出现在眼前。门上有黄庭坚后人黄君书写的楹联: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中,陈师道、潘大临、谢逸、洪刍、饶节等大诗人均位列其中;左史垂名右军挽胜 先生笔法耀千秋,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黄庭坚的两名学生跋山涉水,护送他的遗体从广西到江西归故里的坚毅之举。

历史自有其微妙,近代中国,江西诗派逐渐沉寂,鲜有人问津,然而黄庭坚墓却年年有求诗文者探寻祭拜,今年甚至还有人从新加坡远道而来寻祖,带来对中华文化深切认同的合唱。

修水汤汤,流淌不绝。

(本报记者 李娇伊 徐添城)



青海省博物馆馆藏玉琮。

本报记者 张迪 摄



青海省博物馆馆藏玉器。

本报记者 张迪 摄

光耀诗坛九百年

探访修水之畔黄庭坚故里